

一个血肉丰满的“孔子”完美呈现

——评舞剧《孔子》及其导演风格

◎张文静

2022年8月8日,作为第十九届中国·内蒙古草原文化节精彩剧目之一的舞剧《孔子》在内蒙古艺术剧院上演。我的观演热情不仅源于该剧来自中国歌剧舞剧院的上乘佳作,更因为这部舞剧是总导演孔德辛的呕心沥血之作,我与她曾有一面之缘,并被她艺术追求的赤诚之心深深感动。

与孔德辛导演相识是在2016年舞剧《昭君》汇报演出时,当时我应时任呼和浩特市演艺集团彭飞团长邀请,连续两个晚上观看了舞剧《昭君》,颇受触动,之后写了3000余字的评论文章。舞剧《昭君》是中国歌剧舞剧院、呼和浩特歌舞剧院的联袂制作,孔德辛担纲总导演。当我在后台见到她时,大感意外,素颜、素朴、瘦弱而不失清秀,我不敢相信舞剧《昭君》的多个大场面、大气魄、恢弘气势出自这样一位柔弱女子的手笔,不禁肃然起敬。不仅如此,从一面之缘到后来的多次接触,孔导永远是围绕她的艺术创作,以一颗赤诚之心并秉持一种谦和有礼的平和姿态与我交流,艺术造诣令人赞赏尊重。期间我了解到,孔德辛是中国歌剧舞剧院的优秀舞蹈编导、导演,曾荣获文化部优秀导演奖等大奖,曾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篇《丝路》的舞蹈编导等殊荣,而且她还是孔子第77代孙、中华孔子学会孔子后裔儒学促进会理事。

谈到舞剧《孔子》,我不知如何用文字表达这样一部不乏年代感而又植根于民族魂魄、内涵深厚的舞剧。在我看来,孔德辛不拘泥于剧场思维,把演绎融入生活,于剧场之外的艺术精进与人格修为,才真正是她成功的原因所在。在舞剧《孔子》的创作中,她将孔子放置于时代、国家和自然等环境中,用肢体语言表达孔子的喜怒哀乐,用丰富的音乐旋律和舞台意象呈现孔子的内心和情感世界,展现了孔子的儒家思想、人格魅力、精神特质、智慧光芒。从小孔子思想、家族礼仪对她的耳濡目染和严格教育,形成了她对舞蹈艺术精益求精、对舞蹈美学不断探索、对古典舞



典評



蹈孜孜以求、对艺术矢志不渝的信仰。如舞剧《孔子》开场,在大型竹简古书大背景及侧幕的映衬下,孔子扮演者独舞一幕,仙风道骨,时而柔曲回肠,时而铿锵;孔子进谏一幕,宫廷武士群舞服饰威严大气,舞蹈设计气势磅礴;进谏第二组女生群舞素服,衣袂飘飘,婉转婀娜,古琴打击乐交相辉映;君王与妃子的双人舞,托举似飞天再现;传道一幕男生群舞,素服,白衣,配以黄色为主基调的华丽舞美灯光,音乐如高山流水,云裳羽衣,画面音效浑然天成;“诗经·采薇”一节,女生群舞,青色与白色相

间的舞衣束身,轻盈袅娜,伴以女声齐唱“昔我往矣,杨柳依依。今我来思,雨雪霏霏。”美不胜收,浑然一体;人能弘道”一节,女生群舞,橘色舞衣,仙乐飘飘,孔子传道,令观众油然而生一种理想的浪漫主义情感,随后男生独唱《幽兰操》音效背景下,孔子扮演者舞姿由匍匐在地到屹立挺拔,寓意着一步步走向精神境界的最高处,伴以男生群舞烘托,舞剧主旋律合唱随后响起“习习谷风,以阴以雨。之子于归,远送于野。何彼苍天……”将整场演出推向高潮。演员谢幕时,我泪眼迷蒙,感慨我们中华民族

传统文化的博大与精深。而如此动人而令人骄傲的舞台呈现,我想在座观众的掌声雷动、久久不愿离开,与我有同样的感动,文化自信已经渗透进了每个人的心里。

舞蹈这一艺术形式,运用肢体语言表达叙事情景是难度很大的,音乐、舞台、布景、道具的辅助,缺一不可。孔德辛与她的创作演员团队用无数次跌倒爬起淬炼成就每部好作品。年初国家大剧院线上直播《孔子》舞剧时,我激动地与孔聊聊天,她在地下导播台执导,深夜回复我,那一次她自己都看哭了!艺术家如果没有真正走进人物内心,如何感动观众?舞蹈家没有日复一日的打磨,如何令观众拍手称快?孔导将一种艺术审美前瞻性带入舞台,不仅让观众观看美、体验美,更使观众遐思美、畅想美。孔德辛说:“该剧选取了孔子周游列国的人生经历,没有直接再现历史的纷繁复杂,而是从时代的宏观角度切入到历史片段,展现人物的境遇,隐喻一个时代的面貌和走向,同时将国家、时代的大环境与主人公的内心抉择进行对比,给观众以思索。”那么,美,在人心永存了!

在舞剧《孔子》中扮演孔子的舞者,具备纯熟的舞技,用充满情感的肢体语言,去表现孔子的魅力、智慧、思想,让主人公的形象栩栩如生,令人赞叹。这对于古典舞演员,难度很大,主要难在这个人物的性格属性和思想的表现上。孔子的性格很中正,留给众生的形象也大多是庄重的。为了让舞蹈家的舞蹈与圣人的行为与思想水乳交融,舞者需一遍遍翻阅相关史料、学习孔子著作、去曲阜采风,通过认真地学习、体悟,使孔子的形象在心中渐渐明晰、丰满起来。从史料记载的孔子的生活细节、状态中,挖掘他的性格特点,把孔子作为一个“人”来表现,他也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。于是,在舞台上,我们看到了一个血肉丰满的孔子。

感谢舞剧《孔子》的每一位创作者,给观众带来了一场古典舞的饕餮盛宴!

(本文图片由乌恩特 摄)

内蒙古文学的一抹绮丽

——《傻子乌尼戈消失了》新书首发式暨安宁、渡澜师生作品研讨会访谈

□本报记者 许素红

李一鸣(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、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厅主任、茅盾文学奖、鲁迅文学奖评委,著名作家、评论家)在安宁的作品中,我能感受到她的自然美学、自然哲学。她笔下的自然,首先是纯然的自然。风、雨、雪、大地、河流、月亮、云朵等等。人类千百年来追寻的田园生活的本质,往往在于沉浸其间感受自然万物的抚慰。安宁的作品许多是拥抱自然的,以空灵飘渺的自然,安顿人类的灵魂,焕发着人类对于回归故乡、回归童年、回归纯净、回归纯洁的向往。其次,她的作品是人性化的自然,是人对自然的精神改写,是自然万物映射的作者的内心自传。安宁的作品是眼中的风景与心中的风景的美好契合,是亲情的凝结、乡愁的呼唤。同样也是作者写给童年时代的一部忧伤传记,是一部写出乡村哀愁的书。再次,她的自然是诗化的自然。作者以纯净笔调展露纯粹自我,以素朴语言表达个性趣味,以生命体验营造斑斓意象。她还以诗性呈现知性,以福楼拜的“上帝在细节里”的细节和各种通感,达到了艺术的空灵之境,创造了灵的空间、空的灵境,具有透明流动、玲珑剔透的品质。

渡澜,是个当下文学的异数。作品扑面而来的异质性、纠缠不清的混沌性、迷惑迷离的奇幻性,让人慌乱、紧张、震惊,大概才气逼人、英气逼人的通人感就是这样。这样一个年轻的90后作家为我们贡献了一个混沌世界,好小说就是一个混沌世界,具有内容的丰富性和阐释感受的多义性。每一个不同的读者都在她的审美视野中撬开了自己的人生体验、人生体悟,看到不同的世界、不同的渡澜。

张莉(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、著名评论家、茅盾文学奖评委)在《寂静人间》这部散文集中,安宁集中书写了自己的少年、童年时代和弟弟、父母的相处,以及自己的家庭生活、乡土的童年生活。但是在这样的生活中,她用了一种追光的视角,去讲述自己所遇到的那些风物、那些人。我认为安宁的作品中带有一种中国传统文学中的书籍性的意蕴。虽然散文中书写的是自然风光,但是如果自然风光纯粹是自然风光,而没有人、没有事、没有情感的话,这样的自然风光是不能引起我们共鸣的。安宁作品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,就是当她在写风、写雨、写花朵、写万物的时候,我们能够看到她内心情感的流露。所以我想到一句话,叫做“一切景语皆情语”景中有情,情中有景。

关于渡澜,我认为她能够带来一种阅读感受的冲击,来自内蒙古草原,来自一个不驯服的写作者。渡澜是非常有天赋的作家,她能够带领我们进入她的故事内核,并且顺应她的逻辑,比如说她广受关注的作品《坏脾气的新邻居》。我在评“丁玲文学奖”新锐奖的时候,给她写过一段颁奖词,内容大意是这位作家的写作有一种非常不符合常态的逻辑。比如说她一家三口都很忙,却把自己气死了,人死之后在棺材里还不能停止争吵。这个小说家的本领就是她能够让你相信这个逻辑,并且让你感受到一种陌生的叙述方式。所以对于渡澜来讲,她的写作最重要的特点就在于万物有灵,人和事都像童话一般存在。尤其是她的语言非常直接、简洁,比喻也都很奇诡,对于当代写作有一种颠

日前,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与内蒙古文学杂志社、内蒙古文学馆签署合作协议,文学教育实习基地挂牌。同时,举办渡澜新书——《傻子乌尼戈消失了》首发式暨安宁、渡澜师生作品研讨会。内蒙古文联与内蒙古大学共同见证双方合力、携手推出的硕果,开启了全新的文学共建模式。本报记者对参加首发式暨研讨会的专家学者进行了访谈,以飨读者。——编者

覆性,让我们联想到先锋小说的写作。

宗永平(《十月》杂志副主编,著名作家、评论家,安宁散文、渡澜小说责编)“今天我想解读的,是安宁的《网》。风是我们容易感受到的一个自然现象,但是它跟人的关系又不是简单纯粹的自然关系。我想到了清朝的两句诗‘清风不识字,何故乱翻书。’风其实翻开的是我们人生的这一部书,就像安宁在《网》里写的,我们翻开的我们和小弟在那里玩战争游戏、观看云朵的少年的记忆,有我在家里安心地写作业的傍晚的记忆,有爸爸驮着好多卖的东西去城里看着火车的记忆,还有妈妈的记忆。但是到最后,风停了,这个世界就是我的了。我们通过风翻开了安宁的整个记忆,安宁的散文也变得丰满流动、跟我们有关、并且跟这个世界有关起来。当风停止了,当我们回到最初的原本的地方,世界就是属于我们的。这不单单是一种表述能力,甚至不单单是一种感受能力,是对这个世界、对我们的生存和成长的一个思考。

渡澜这个作家真的很特殊。这样一个1999年生人的小姑娘,她要告诉我们什么?一开始进入她的小说叙述的时候,一定会觉得非常的迷惑。不管是在她审美句式的繁复、绚丽,它的情节随意生长性,都让你觉得跟我们平常的写作是不一样的。但是你静静地分析下来之后,你会发现这个小孩子不单单有诡异的想象、奇特的语言和童话一般纯净的想象和感情,还有别的。她还会强调一些东西,让你觉得这个姑娘更厉害。比方说随便强调一个种子是什么种子,你可以发现她非常的博文多识,同时语言表达得非常精确。渡澜在别的地方说过,她每一个小说都有一个想对现实说的话,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品质,渡澜有这个情怀。

郭艳(鲁迅文学院教研部主任、鲁迅文学奖评委、著名评论家)我认为《寂静人间》是一本治愈和温暖现代个体的回望之书。作者以少女的视角回溯乡野自然风物与乡土人伦情感的五味杂陈。在沉淀的情感世界里面,以旁观者的视角重新审视曾经的乡土和乡土当中的家人们,当然更包括她自己。身置于乡土情景当中“我”逃离和怀念纠结在一起,构成作者笔下风云雨雪、日落月生的乡间生存。农村的匹夫痞妇、顽虐的孩童、沉默敏感的乡村少女、蜚短流长、家长里短、婚嫁娶等等,在上帝视角的关照下,犹如被摄入长焦和特写的镜头里面。作者在讲述沉默的土地、艰辛的劳作、精神和物质贫瘠的时候,对这些乡村疼痛经验投以深深的悲悯。这种悲悯是埋在文化血脉里面的一种伤痛。在她的文本里面,豪昧、粗暴、冷硬和率真、质朴与柔软是融合在一起的,构成了一个爱恨贪嗔痴的人世间。

渡澜的写作是很独特的,我早在几年前就读到她的《坏脾气的邻



渡澜

居》,很惊艳于少女的才华。短篇小说集《傻子乌尼戈的消失》集中体现了渡澜如下几个方面的写作特征。第一就是跳跃性的思维和极度具象化的语词表达,我认为作者是有一个混沌一体的主观世界的,她的小说的整体结构也是混沌一体的。它绵密的叙事、不断叠加的意象和不断变化的运动和形体,既是应接不暇的,又是连绵一体无法拆分的。第二点,独特意象和情节的设置。夸张变形扭曲的意象组成了凹凸镜的漫画效果,而情绪流却非常饱满充沛。第三个就是语言质地厚实而有韧性,充斥着矛盾缠绕和突兀的陌生化的经验,却能够意外地拓展语词表达的视野和边界。

卢一萍(《青年作家》副主编、著名作家、渡澜小说处女作责编)《寂静人间》是安宁继《乡野闲人》《我们正在消失的乡村生活》《遗忘在乡下的植物》《乡村三部曲》之后,推出的一部散文新作,其多多少少都带有“乡村挽歌”的特质。《寂静人间》继承了三部曲对“原乡”的书写,但以“回望”的视觉,着眼于风物万象,视野更为宏阔,用童真之眼、带着天真的目光打量故园,是对故乡的一次深情回眸。她对自己的写作进行了新的突破,那就是其写作范式更有个性,她的每篇文章都有独特的切口,文字更为通透,冷静有力的叙述中不乏诗意,我赞同评论家刘军的说法,她的散文“写出了乡村热情背后的冷寂,温情背后的机心,算计背后的云烟苍老”。这源于作者对世道人心透彻的观察和思考。这部作品与“三部曲”一起,组成了一个新的“乡村四重奏”。

渡澜的文字给了我一种异常复杂的感受,有些矫情地说,我首先是被一种“异质”的东西击中了,有些懵。她的文字并非都是爆发式的、尖利的,也有流水的、风的形态。读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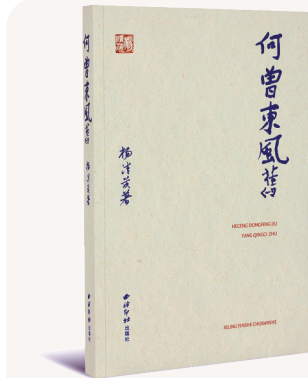


安宁

到完整的故事,没有完整的情节,在这两个方面,她将其尽可能简洁化,简单,再简单。她靠一个意象生发,靠语言推动,从而创造出了“天人合一、万物交融的和谐诗意之美。”我认为渡澜“向省”的思考,超乎寻常的对万物微尘的敏感,其作品所呈现出来的奇诡想象力和强烈的主题意识,以及本能地带有哲学意味的对世界的思考,是非常珍贵的。如果她有朝一日,能够把自身切入生活,能更深刻地表达现实,必将走得更远。我有时候在想,不是渡澜要成为一个写作者,而是有那么东西需要她去表达,去成为一个作家。

高明霞(内蒙古大学教授、评论家)安宁的散文读起来很有滋味,《呼伦贝尔草原的夏天》是她刚刚走进草原时作品,用好奇的眼光,细致的笔触,满怀爱恋的感情表现草原上景物、事物和人物。新作《寂静人间》是表现乡愁之作,在很深的怀念中包含着回不去的忧伤,也隐含着不忍回首的苦痛。她牵挂故乡,但她不愿愿让亲人、乡亲们去到那种贫穷甚至愚昧无奈的生活。这本书和《我们正在消失的乡村》带着愈来愈多的悲悯和沉思。安宁散文有一定的小说特色,有故事性,人物言语行为有个性,同时有影视的画面感,语言有女性的温婉细腻。

渡澜的作品,对我而言是有代沟的,很宽。凭这老观念老眼光很难走进她的小说里,感觉这小丫头是另外一个星球来的,写得都是别的世界的故事。她确实如大家所说,是个天才。读她的作品,如果用现成的文学理论术语概括,比如 魔幻主义、超现实主义、象征主义、童话方式……总觉着她勉强,有隔靴搔痒的别扭。她的对周围的一切有一种超然的敏感,一种从小两种语音阅读的感觉,周围的文化不知不觉的养育,在她心底深处植入了一种“无意识”的状态。所以她看到的是常人眼睛看不到的方面,想象力特别奇异,表达也非常独特。她具有和大自然的奥秘沟通的天赋的能力,是一种艺术家特有的通感能力,物我之间、主客体之间浑然一体。渡澜就是渡澜,她写作没有刻意模仿,别人很难复制她,她就是独一无二。渡澜的小说世界,其实就是对大自然,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艺术解剖与重构,她用“自然”的心灵状态在表达,虽然奇异,本质上非常纯净。



前些日子回到北京,与好友杨清茨约定到她北京东城二环里东花市四合院相聚,得知她准备已久的散文集《何曾东风旧》即将付梓,未等发行已预订出几千册,深感喜悦。这是读者对她作品的喜爱和认可。事实上,两年前,清茨就已出版发行了诗集《玉清茨》,并得到业界人士好评。

清茨出生在江南,集才华与美貌于一身。当她发给我电子版《何曾东风旧》后,我从头至尾仔细阅读,被她字里行间的真情打动。散文集《何曾东风旧》立意新颖,思想性、艺术性、哲理性和谐相成,读后令人久久回味。

《何曾东风旧》里有江南烟雨的空濛,有青石板巷的小桥流水、古风古韵,也有北方大地的秋水一色、长河落日,有岁月流转的惊艳韶光,也有平淡生活的脉脉温情。全书行文文自然不羁,看似平淡却见深情,读来立体而饱满。清茨特别善于通过细节描写,以及细致入微的刻画,使人物和事物鲜活起来,营造情景交融的意境。如《洪期春光灿烂时》这样写道:“我从从不养宠物,总觉得人与豢养的动物之间有着前世特别的因缘,兜兜转转轮回多世又久别重逢。见不得养熟后的生离死别,平心而论,我还算得上是一个爱护动物的人,时常会放点粮食、水什么的给鸟儿、野猫、流浪狗之类的吃吃,甚至还会特意掰点小面包、饼干屑给蚂蚁做餐。常有别家的鸽子来我家窗台散步,瞅着我,大有含情脉脉之态,对我不停地‘咕咕’叫。偶尔还会有别家的小猫用爪子使劲挠我家的门,打开门后,立即卧地各种卖萌朝我撒娇,索求一抱。”

《何曾东风旧》中的描写,像镜头由远及近在移动,显出人物、景色的层次感、色彩感。例如:“屋外寒凉,黯黯的夜色完全覆盖了远处的楼群屋舍,近处的人群树影。飒飒寒风呼啸,灌了人满脸满身,巷口树群乱枝乱舞。外面依旧鞭炮阵阵,欢声笑语从未断过,时而爆出一阵天真的大笑,孩子们在灯火下玩得乐不思蜀。许是腊月寒风凛冽,许是燃放烟花须得来回奔跑躲避,他们的小脸满脸绯红,眼睛皆如夜空中的星星,闪闪动人。”优秀的散文如行云流水,初无定质,但常行于所当行,常止于所不可不止。《何曾东风旧》亦如此,文理自然,收放自如,姿态横生,从场景与细节处汇聚起庄严而宽广的情感之河,打开了丰富的层次与空间。

一支笔写一阕青春,一页纸藏一个故事,一本书诉一段往事。清茨从诗词集到散文集,笔锋所至,皆是华彩。以文字铭记过往,以笔墨书写日常。她的笔端写就从万物之始自然的力量、季节的样子,那些花儿、那些生活、那些旅行中细小又不失高雅的情怀,别有一番滋味。她将生活的方方面面、大事小情从容道来,细碎而趣味盎然,素朴而耐人寻味,充盈着对人间万物深沉的热爱,充盈着打动人的情感力量与哲理感悟。

《何曾东风旧》散发着与时俱进的时代光芒,给人以蓬勃向上的力量。作者深知写作的责任与担当。在她看来,思想与艺术个性的挥洒,对于散文创作来说非常重要。凭借饱满的情感和深刻的思想,是散文创作的两个翅膀。只有凭借这双翅膀,才能高高地飞翔,才能涤荡和升华人们的精神世界,才能与读者在文字徜徉中获得内心幽微处的共振。

《何曾东风旧》每篇每章都注意选准视角,发掘生活的源泉。《年年的烟花》里写道“提到我,姑母脸上的一丝愁云又散去了。别说,咱囡囡学习好,灵的,这标致的模样真随了我年轻时候了,上次隔壁陈阿婆还说你那个小侄女,啊哟,不要太好看了,活脱脱的小雪仙呀。”用平常视角,栩栩如生地描述某种独特的生活风情,作者真挚的情感,就这样凝聚笔端,自然流淌,牵动读者的心。无论是亲历亲见,还是间接获得的故事,《何曾东风旧》可以说篇篇都浸染着深厚的情感,不矫揉、不恹恹、不虚假。

这样的写作非常值得称道。整部散文集流露出的的是基于精神体察下的抚慰。作者用内向探寻的写作方式,淡然自若地书写着生活、人性和情感,文字中所具有的精神指向,有意境、有个性、有审美……让读者不由感慨作者的视野,似乎能把所有物象纳入笔下。《何曾东风旧》多维度的书写全然融合在丰富场景中,让各种故事读起来颇为有趣。文中的境界是时空维度的延伸,是情感在场的解读,是精神感受的思考。这样的审美走向有着唐宋诗词的古典韵味,又不过烟火气息下的现代之思,刹那那就让人明白了这种内心的叩问,美的力量中被赋予了寻常生活的味道。

“时光未染紫华色,岁月初遇花开时。”品读《何曾东风旧》,就如在安静中感悟人生,走过一路风尘,静享片刻闲闲,让身体放松,让心灵云淡风轻。人生就如一场不可逆的旅行,流年辗转,春夏秋冬,只要心向美好,希望就会生生不息。



(本版图片源自网络)

